



非洲班图民间故事

FEIZHOU BANTU MINJIAN GUSHI

非洲班图民間故事

(苏)奥·薛特金娜 俄譯

叶 黎 中 譯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БАНТУ

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

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

非洲班圖民間故事

(苏)奧·薛特金娜 俄譯

叶 黎 中譯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錦州道6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1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60X1108 1/32 印张3 字数59,000

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-10,000

前 言

这本书里的民間故事的創作者，是非洲的班图人。当讀者讀完这些故事时，可能会产生一些疑問：这些故事是不是太像真情实事啦？他也許会留意到，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几乎永远居于次要地位，并不惹人注目，而且令人感觉不出那是臆造的。

故事的气氛把讀者帶到一个我們所不熟悉的、不习惯的世界里去。在这世界里居住的人，是登場的人物，同时又是說故事的人，故事的創作者；他們不仅說不清楚这世界是怎么会事，甚至还不知怎样去正确地理解它。他們把一切无法說明的事情都解释作由于某些种特殊力量的存在，而且那力量并非是什么阴間来世的，虛无缥缈的，而是經常跟人在一起的。他們把动物、岩石、水和家常用品等赋予以灵性。什么都是活的，什么都在行动，对这一切，人必須时时刻刻提防着点兒。

在这本书里，讀者会碰到海洋、河流和岩石，它們的一举一动都是自覺的，和人类一样；唯一的区别，是它們的性情，它們的脾气都很坏。对它們要敬而远之，像别的自然力一样，它們胸襟狭小，容易生气，却也容易轉怒为喜。

一切物品都会自由行动；但这也不能經常帮助班图人去“了

解”各种生活现象。于是他们只好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巫术。一个人，没有人去杀他，好端端就死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班图人无法解释。但是只要相信世界上有巫术，就好办了，可以认为是一个存心不良的人，用巫术把他咒死的。（大多数班图人至今还这样解释死亡。）对他们说来，巫术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而是家常便饭，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一点也不奇怪，随时得对它有所精神准备。

施巫术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本事。只消向一个懂得药草和魔法的老巫师学习一个时期，就成了。这当然并不容易——不能一下子变成巫师，但无疑这是办得到的，可能实现的。例如第一个故事（“海浪的孩子”）里，小姑娘恩桐碧落到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巫婆手里，跟她学到一些基本的巫术知识和实际用法。可是老太婆一病不起，恩桐碧也就只落得个一知半解。如果她来得及学完全套巫术，她一定能成为一个为全部落人服务的女巫。

为了个人的需要施用的巫术（即所谓日常生活的巫术）显然不需要学习很久。连“奥妮霍娃的奇遇”里的狮子，遇到会施巫术的岩石时，都毫不为难；它不慌不忙就把岩石的巫术给破了。再例如“荒年”里懒惰自私的肯克伯的妻子，随便就施出一套巫术来惩罚她丈夫，因为肯克伯贪心不足。“怕太阳光的女人”里的可怜的唐嘉琳丽波被河神抢走了；她母亲知道后，立刻带了药草赶来搭救，强迫铁石心肠的河神把女儿还给她。

班图人在生活中到处都离不开“巫术魔法”；因此在他们的创作里，超自然与现实和平共处，而且与现实交织在一起，甚至互相补充。

这本书里的民间故事，只是非洲班图人的极小一部分创作。班图人住在北纬5度以南各地（怯尼亚、乌干达、坦噶尼喀、罗结济

和尼亚薩連达联邦、比利时屬刚果和南非联邦大部分区域)。班图至少分为220个部落,部落的名称都不一样(例如:怯尼亚的吉庫依烏·康巴;刚果的巴龙达、波刚果、巴魯巴、波泼托;罗結济和尼亚薩連达联邦的馬肖納、瓦徒济、馬塔別列;南非联邦的祖魯賽、阿馬科札、格列罗等)。

班图所有的部落并不集居在一起。由于移居、侵略以及其他历史变迁,这些有血緣关系的部落,分散居住在广达1000万平方公里的广闊区域内。有的部落在刚果河与其支流上游地方的热带森林里落了户;有的部落在辽阔的坦噶尼喀湖流域游牧;有的部落久已定居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山脚和山坡上;有的部落在非洲西南部的干旱地区。

班图各部落的人并不是一种人种,甚至他們外貌也彼此不同。順便說一下,世界上最高的人——平均身长有两公尺多的瓦徒济部落的人,就屬於班图。班图每个部落都有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和礼节礼式。根据他們的居住地的自然条件,他們的生活方法和劳动技能都不同,这都在他們的智力情况、心理状态、文化和生活方式特点的区别上表現了出来。

西部的班图人主要是以鋤头耕地为生。东部和南部的班图人,从事畜牧业和农业,这些地区的許多部落,已采用較高級的耕作方式——灌溉、施肥甚至排水。

尽管各地班图人的生活习惯、劳动方式等不相同,班图所有的部落联合构成一个有千百万人的大家庭。与其說这种关系是由于血緣,不如說是由于他們使用一种共同的語言。可以說,从怯尼亚到开普敦,人們的語言差不多是同一种。

班图各部落人的語言,虽然在細節方面有所区别,但是体系和

文法基本上是同一的。他們的語言很特別，和歐洲的完全不同，值得在此詳細講講。

班圖語的單字分為一定的範疇(人的範疇、東西的範疇等等)，屬於同一範疇的全部單字，都有一個特殊的接頭語。數量(單數或複數)也根據接頭語來區別。把幾個單字配合在一起的時候，句子里所有的單字都加上個這個字類的字頭。例如：“赫赫”部落的人“瓦赫赫”說“吉赫赫”話，住在“烏赫赫”。

“班圖”一名詞的由來，與班圖人的語言有直接關係。差不多班圖所有部落的話，“男人”都叫“阿班圖”。

總起來說，班圖語的特點，是富於色彩的变化。它的伸縮性很大，充實得很快。例如霍沙部落的語言，有一個有趣的特點。這部落有一種習俗：新娘子進了丈夫家(說得確切一些——公婆家)的門後，說話時就不可再說以公公名字的第一個音節開始的單字。因此她只好開始自己創造一些新單字。其中創造得比較成功的，就漸漸推廣，成為日常語言的一部分了。

根據某些特征來判斷，這些民間故事是南非洲班圖東南部居民——朱魯斯人和阿馬霍沙人創作的。

很難肯定，故事里所講的是哪一時代的事。民間故事如同其他形式的民間口頭創作，經過許多年代的流傳後，吸收了人民的生活習慣、心理、世界觀以及歷史環境和周圍大自然的最主要特點，在經過這樣長時期的千錘百煉後，能反映創作它的那個民族生活的許多方面，能說明許多有關那個民族的事情。

這本書里的民間故事，一部分寫於十九世紀中葉或末葉，一部分寫於二十世紀初葉，就在歐洲人剛把非洲瓜分，開始積極把非洲殖民地據為已有的時候。讀者可以看到，故事里並沒有歐洲人，也

沒有提到歐洲人對部落的生活有什麼影響。可是故事里有玉蜀黍和煙草。這兩種東西都是在 300 年前經過葡萄牙殖民地莫三鼻給，運到非洲東南部的班圖去的。不過，這也並不說明什麼，可能關於玉蜀黍和煙草的話是在故事存在了很長以後，才加進去的。

這幾個故事，把我們領到原始公社制的社會里去。“烏姑娘”里的女主人公住在一個還沒有分為一個個小家庭的家長制大家庭里。其他故事里的主人公，已過着獨立小家庭的生活，各自有一份家業。部落的酋長活像個小皇上，連他們的“王位”都是世代相襲的。為了獲得“王位”的繼承權，酋長的兒子們在酋長生前已爭吵不休。

從故事里，也很容易看出，在社會勞動分工方面，班圖人已發展到什麼階段。班圖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職務，主要是根據性別和年齡來分工。男人是戰士、獵人和牧畜人。因此，像擠牛羊奶的工作，是由男人來做的。“荒年”里貪婪的肯克伯擠羊奶只是盡他的職責。

女人耕地、料理家務。因此，例如撿柴禾的工作，就由女人來做。男人的主要職責之一，是保護婦女兒童的安全。如果扔下婦女兒童不管，他們隨時隨地都可能遇到危險。敵人會來欺侮他們，把他們搶走；野獸可能來吃掉他們。因此美人兒康比康吉妮那樣狠狠地責備她的未婚夫，因為他把她和女伴們丟在陌生地方（“烏姑娘”）。而那個故事的題材本身也說明：把婦女丟下不保護，是一種不可原諒的輕率行為，以後不得不付出很大代價。

班圖人的日常生活里，還有一個有趣的特点，與這有關。常常可以看到非洲家庭中的婦女頭頂重荷，她丈夫輕裝跟在一旁，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長矛。依照慣例，他須隨時戒備着，保護妻子不受襲

击。現在在大多数地区，这种习俗已丧失它的原始意义，而且越来越不被遵守了。但是班图妇女現在还是主要负责搬运重东西的人。这种习俗是根深蒂固的——需要过許多年，許多事物改变以后，才会改掉。

現代，班图大多数部落，都和殖民地非洲的其他黑人一样，被驅逐到最瘦瘠、干旱、不适于耕种的指定地区去了。殖民者們把这种指定地区当作近乎免費的劳动力的泉源。黑人丧失生活資料后，不得不到矿山、矿井和工业城市去找工作。他們在工业企业作工的时候，也是单独地生活，和欧洲人及其他种居民隔絕。殖民者們千方百計地使他們孤立，尽力想阻止“黑色大陆”上的土人的进步。

班图人的部落社会已存在了許多世紀，情形大致就像故事里所描写的那樣。到二十世紀中叶，班图人还保存着許多部落生活习惯的特点。因此故事所講的，可能是古代的事，也可能是不久以前的，或甚至現代的事。讀者看完“班图民間故事”后，可以說，他已了解了一些它們的創作者——南班图人——的生活。

故事的許多題材，說明了它們的創作者們所居住的非洲那些地区的特殊自然条件。故事的主题或形象，或直接地、或間接地反映出来了南非洲的大自然。故事里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德拉肯斯堡山脉与其南北支脉一带，尤其是在其面向印度洋的东坡。

因此故事里有海岸、浪潮、树木繁生的險山、山間有湍急的溪水淙淙流着的峡谷（德拉肯斯堡山东坡）。漲潮和退潮交替着；在下大雨的季节里，河水泛滥，淹沒沿岸的村庄后，席卷一切——人、牲口、房屋等等。河流就好像一个有灵性的生物。难怪我們在許多故事里，都可以看到河流与海浪的形象。人犯了过錯，它們就惩

罰他，把他帶到它們的水國里面去。在“海浪的孩子”里，小姑娘恩桐碧的母亲得罪了海浪，海浪就把恩桐碧帶走了；在“怕太陽光的女人”里，河水把唐嘉琳麗波搶走了，因为她破坏了不得見太陽的禁令。岩石也是这样有仇必報。倒霉的姑娘奧卡—哈—娃—依吉叶得罪了它，它就把它關在石洞里。从山那边来的危險，不比水的危險小。正像上面已經說过那样，故事的寓意是：对自然的勢力須敬而远之。

德拉肯斯堡山西部，像个巨大的阶梯，逐渐降低变为平原。这巨大的阶梯，长达九百公里，直达到海洋边。这一带高地和东山坡不相像。这里是一片瘦瘠的草原，气候比較干旱。这里的天灾，是旱灾。因此部落里把呼风喚雨的巫师看作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例如老薩露卡齐在吃人部落里担任这种要职，同部落里的居民都对她小心翼翼。这不仅因为她会施巫术治他們，而且还因为他們知道，她是部落里不可缺少的人物。他們不敢謀害她的性命，可是貪欲促使他們去反对她。他們想搶走她的女助手。于是薩露卡齐就施展一番本領来給他們个利害看看。她制造了一場大風暴，証明了他們是何等軟弱无力，而她是怎样神通广大。但是多年和自然作斗争的經驗，使故事的創作者們有所保留。女巫薩露卡齐不費吹灰之力就造了一場大風暴来对付同部落的居民。可是第二天，她却不肯再施同样的巫术了。这位聪明的老太婆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自然界里不可能連刮两次颶風。

在“寻找危險的女郎”里，有一个稀奇古怪的脚色——丑八怪伊吉苦苦馬呆烏。显然这形象是一种自然灾害。这种灾害不发生則已，一发生，就大得不可收拾。伊吉苦苦馬呆烏这个名字（意思是“昆虫之母”）本身，就暗示我們到哪儿去找它的来源。

在班图人居住的地方，常常鬧蝗虫。它們把大地和水面都遮滿了，把庄稼和青草树叶等吃得一干二淨。有时，蝗虫甚至向房屋进攻，不等人看清是怎么回事，芦苇作的房頂和牆壁已經被蝗虫啃光了。蝗虫在地上爬，在天上飞，甚至还能过大海。大批蝗虫飞到水边时，一只疊到一只身上，构成一个漂浮的島屿似的東西。风把一大堆不断蠕动的東西吹送到对岸，蝗虫开始从容不迫地成群登陸。可能神話的形象——可怕的怪物伊吉苦苦馬呆烏——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。它是极端残忍而又无比貪饞。

最后一个故事“荒年”里令人慘不忍睹的飢饉画面，是生活本身所提供的。故事里描写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——肯克伯。在班图人的口头創作中，这人是個反面人物的典型。这故事的寓意是：在日子艰难的时候，應該关心和帮助家里人和同部落里的人。

这本集子的其它故事里，也貫穿着这种思想。不过，它还和另外一个主题編織在一起，那就是：世界上还有好人。一个人在患难中可以指望有人来帮助他。在“七只鳥和七个青年”里，被吃人怪們追踪的青年們，两次得到萍水相逢的人的帮助。不过，只有配得到帮助的人，才能得到帮助。那是在遇到困难时，毫不惊惶，而是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战斗的人。老太太和小矮人帮助了英勇、刚毅的庫龙梅，因为他勇敢而又机灵。

殖民主义的卫道者們，經常想法把非洲土人說作是不配叫作人类的怪物。他們称非洲土人是“野人”，說他們是不可能服从人道和道德的法律的。可是在这几个优美动人的班图民間故事里，含有多少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呀！

在“怕太阳光的女人”里，有一种深刻的人情味兒：人要尊重人，要寬容別人的弱点和原諒別人的缺点，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

事。可怜的唐嘉琳丽波，如果她公公不是那样吹毛求疵，死要面子，什么可怕的事也不会发生。他应该考虑一下儿媳的要求，不该只顧維持自己的威信，为了自己的威信就固执己見。

由此可見，班图民間故事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，有寓意和教导意义的。它們教人不要恩将仇报，教人尊重人，教人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人。

这些故事在抒情方面也是异常出色的，而且抒情不仅限于自然的描写。請讀者看看主人公們的精神面貌，他們追求幸福和爱情的心情。例如“寻找危險的女郎”里，恩桐冰洁和她的爱人的對話只有三言兩語，可是这几句話是多么溫暖和溫柔啊！

我們讀班图民間故事的时候，不能不看到这里有多少對我們來說是新鮮的、陌生的事物。由于各种历史性的原因，非洲人有极长一个时期与全世界人类所积累的文化財富相隔絕。他們独特的文化至今还没有流入全人类雄伟的文化洪流。因为殖民者們千方百計地在阻碍这件事。但是現在非洲正在养精蓄銳，殖民帝国正在逐漸解体。埃及、苏丹、利比亞、摩洛哥、突尼斯、加納——这只不过是个开端。在非洲其他部分，憤怒的火焰也在燃燒起來。全非洲人民挺直腰板站起來的那一天不遠了。現在我們只能看到非洲人的文化的一絲半縷；而到那时，非洲人的文化就可以大規模地和全世界的文化洪流相通了。

維·阿尔切莫夫 寫

目 录

海浪的孩子	2
七只鳥和七个青年	16
奧妮霍娃的奇遇	28
鳥姑娘	36
寻找危險的女郎	47
怕太阳光的女人	59
荒年	70



海浪的孩子

从前，有个名叫芭嘉芭嘉的姑娘，住在海边，非常爱海。芭嘉芭嘉从小帮助母亲料理家务，只要有点空儿，就往海边跑。她活蹦乱跳地在沙滩上玩，在浅水湾里洗澡，在浪头间窜出窜进，捉螃蟹、捡贝壳。

她这么喜欢海，谁都笑话她，可是她还总是说，她绝不嫁给住得离海远的人。许多英俊青年向她求婚，都被她拒绝了，只因为他们住得离海太远，从那些地方看不见海浪，也听不到潮声。后来，她终于嫁给一个住在海边的青年，虽然他家离她父亲的克拉阿尔^①很远。

芭嘉芭嘉出嫁后，仍旧喜欢到海边去。婆婆很不满意，她想不通，为什么儿媳妇不规规矩矩呆在家里编席子、穿珠子，却爱独自一个人在沙滩上徘徊。

芭嘉芭嘉生了一个女儿。年轻的妈妈常把孩子带到海边去，想叫她也对有风的海岸习惯习惯。孩子差不多整天跟着母亲。在她们居住的那一带，克拉阿尔很少，仅有的几个也是疏疏落落，彼

^① 用栅栏围起来的一个独立庄园，通常里面住着一个家长制的大家庭——俄译者注；后面的注同。

此距离很远，因此附近找不到一个可以雇来哄孩子的小丫头。

起初，孩子还不太妨碍芭嘉芭嘉。芭嘉芭嘉动作敏捷，力气又大；她把孩子绑到背上，干田里活儿并不犯难。可是第二年春天，小姑娘大了一些，长得肥圆滚胖，又顽皮，芭嘉芭嘉就不容易带着她在田里锄草了。芭嘉芭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婆婆身强体壮，干活儿不比儿媳妇少，怎么也不同意守在家里哄孩子，当老太太。她有一块地，而且对自己那块地是感到很自豪的。让芭嘉芭嘉自己一边看孩子一边种地吧。

叫芭嘉芭嘉怎么好？她不能背着孩子干活儿。那么把恩桐碧放在地上行不行？她只要把恩桐碧放下来跑跑，恩桐碧就一定得出点事儿。

一天早晨，芭嘉芭嘉顺着海岸向田里走。她一路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。她眺望着心爱的大海，想道：“如果大海能给我帮帮忙多好。”在她干活儿的时候，海浪能不能摇摇她的孩子呢？芭嘉芭嘉决定试试。她把小姑娘拦在水边，自己后退几步，唱道：

“啊，海浪和风！海浪和风！

我把盘子和木碗交给你们保存！

我把盛着酸奶的木碗交给你们保存！

我把我的孩子恩桐碧交给你们哄！”

海浪温柔地在小姑娘周围激溅，把她轻轻地托起来，爱抚地带到凉爽的远方去了。恩桐碧笑吟吟地举起小手，朝母亲招着；芭嘉芭嘉轻松愉快地走到田里去干活儿。

天色将近黄昏了。在夕阳的斜照里，一切都显得瑰丽迷人。芭嘉芭嘉回到早上放下恩桐碧的那块沙滩上来。那时正退潮，海

水离岸边已经很远。芭嘉芭嘉踏着潮湿的沙子往前走，当她的脚触到海水时，她唱道：

“啊，风和海浪！风和海浪！
永运动荡的风呀！把盘子还给我！
把盛食物的盘子还给我，把木碗还给我！
把盛酸奶的木碗还给我！把我的恩桐碧也还给我！”



海浪从容不迫地滚过来，软绵绵地撞在岸上。

芭嘉芭嘉看见海里涌起一个巨浪，威风凛凛地直奔她滚了过来。等到巨浪击在岸上、一涌而退的时候，小恩桐碧竟趴在母亲的脚边了。她湿漉漉的黝黑皮肤，在太阳光里闪闪放光。

芭嘉芭嘉满心欢喜，把小姑娘抱起来，绑在身后。

“这一天你是怎么过的？能讲给我听听多好呀，”芭嘉芭嘉说；可是小姑娘只乐嘻嘻地依依呀呀，说她那谁也听不懂的话。芭嘉